鴛鴦亂飛

文：馮蘅　畫：家裕

我們是難得來的

五位小姐來得快，在沈惠眼裡都年輕，却俱難當「貌美」兩字，除了馮太已老，她們都比不上楊蘭與自己。郭亮對大家說：

「我們跳舞去。」

「和自己的舞伴？」小張問。

「都可以跳，我是主人，以身作則，跳此地小姐。」

郭亮拉身邊的謝小姐下池，馮太也與身邊的薛小姐跳，于是大家都與身邊的小姐跳，音樂是狐步，他們各跳兩曲返座，馮太對薛小姐道：

「薛小姐身輕如燕。」

「馮太帶得好。」薛小姐說。

「我們是難得來的，今天郭先生有興。」

「以往我請外地朋友來，也請『表叔』。」郭亮說。

謝小姐笑稱「表叔」，愈來愈多了。小張道：

「日式夜總會是高尚地方，我們喝酒。」

後來五位小姐與他同時過枱，陸續再來了五位，郭亮對大班道：

「這五位不能再過枱了，我都買全鐘，把她們請出去。」

「我立刻走，」郭亮身邊的楊小姐道：「馬上回來。」

「等你回來，我們同走。」

十分鐘後楊小姐回來，再十分鐘郭亮要開帳了。他們一共十人，坐了三輛汽車，郭亮、馮太、楊蘭都有汽車，沈惠發現楊蘭的汽車由小張在開，車頭坐他與楊蘭，後面是兩位舞小姐。他們十人到一家潮州食肆，大家鬧到三點半，郭亮與沈惠送兩位舞小姐後，他對她道：

「我睡到你那邊，早晨吃了粥走。」

「不能有事的。」她說。

「睡覺而已，我九點半走。」

「好好好，以後不能再宿在這裡了。」

翌晨十點，他們在酒中食粥，沈惠提到昨夜留一張條貼在工人房門提到郭先生醉了，但九點半要食白粥。他說：

「我精神還好呢！」

「你回去再睡覺？」

「是的。」郭亮點頭。

「爲什麼你有興致要到日式夜總會花錢！」

「我是難得有興奮的。」（三〇二）

「得令。」

風言蜂語

避開污染？

空氣污染管制組遷址。是否因爲空氣污染？

錢唔嫌多

海陸賺大錢仍申請加價。問題在當局是否批准。

唔怕冇得撈

建造局認爲人手需求五至十年內不減。

打工仔則視爲好消息。

鴛鴦世界

文：梁蓮　圖：王樓倍教

三〇二：華燈初上夜市興

趙頤春無意中對中國、日本最認爲補身的鰻魚，有了興趣，他雖然是個東大的化學系幼年生，却有科學天才。他懷疑兩件事：

第一，日本在夏末初來時，公開在食店門前貼出寫的大招帖：「今日廿日，鰻魚。」香港人名字多，白鱔即其一，大陸、台灣都有出產。（這個「鰻」多數只寫日字母—「烏納尼」（UNANI）；第二，他實驗這種水產蛇鰻如乾蟒的「魚」，當然荷蘭蒙最多。

「由今天起，我的專題是鰻的營養價值，和『助性潛力』。」他口對心立此大志，但却不明白告知教授。很快五月底年考了，她曠課多，却考了全年級二十四名一班中的第二名。」助教小林次美看說：

「如果你不請兩次事假，第一是你！」——

「謝謝你，我不要第一，也對分數不熱心。我有探幽的癖性。」這天回家，若對還在外未歸，到四點時，他正午睡，床頭電話啊了：

「睡了多久了？今早太早上學了？」果然就是若對，他含糊道：「養了兩小時半精神了，你在那裡？」——「你六點前乘司比青國電，到新宿中央線的中野來，出站右轉，正面是青年大會館，循右面的隔一條街，可尋到漢字三和堂藍光書，我同朋友在樓上雅座等你，一同晚飯，商量大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神神秘秘的？」——「現在不能說，話太長。找得到麼？」——「可以！」他起來冲了熱水浴，時已六月初，下週放暑假了。着了一套米色夏裝，是知女傭：

「大家不回來吃晚飯了，也不用車了。」便散步十五分鐘，到車站上車。正好有人站起，他不經意坐了下來。忽然聞到很高貴的香味，這在「國電」中，是少有的，原來右側坐了一位夏天粉色底了淡花和服的小姐，氣派闊得很，倒真是個美人兒——「好像若對呢——但稚嫩得很，怕只有十六歲喲！」

她目不旁視，梳的西式髻髮，漆黑的俏皮髮型，尤其頸項天然雪白，肌膚一望，是少有的凝脂。姑娘也在中野下車，小趙不經意，行人多，很快就不見了。

「三和堂」很搶眼，晚霞如血。原來若對正同佐藤在等候。——來了！」佐藤握手，大家坐下吃茶。「突然發生的事，請你明上午代表我電影公司，替若對簽一個新合同，有個台灣客獨資拍片，由若對主演——製片人就是你。」——「這是好事呀！」

蜂語

市城之光

醫成

聯化（十三）

甘德才說到主題了，不理子女是否表示好仔好女不要爺田地，但也要强迫性將酒樓股份分成五份，是兩子一女各佔一份，甘德才夫婦各佔一份。

分的辦法分兩種，他和其他股東商量好了股價，亦即是說，每人可佔酒樓股份百分六，如果想保留股份的，仍然保留，仍有收益，若要現金，則將股份售出，取回現金，另行發展。

甘德才又表明，自己夫婦已準備取現金，安度晚年。至於其他子女各自考慮取捨，可一兩星期內作決定。

至於現住單位及兩老將來用剩餘款，待兩老謝世後，平分給子女三人。

一星期後作出決定了，除了長子一鳴保留百分之六股份在酒樓外，其他百分廿四兌了現金，甘德才也退出了董事局，而一鳴補上，職位也升了兩級。

甘德才取得了現金後，也不再花腦筋運用，輕放在銀行收息，而夫婦倆却作萬里遊。

每次外遊，一去就是一兩個月。回港後，分探親友，又計劃下一次外遊。

不過，外遊有時要選擇，天氣及環境衛生最重要，以免中途生病。

此外，每到一處，必有電話給子女報平安！（完）

天涯何處是吾家

陳浩泉

爲補身無意中對中國、日本最認爲補身的鰻魚，有了興趣，他雖然是個東大的化學系幼年生，却有科學天才。他懷疑兩件事：

第一，日本在夏末初來時，公開在食店門前貼出寫的大招帖：「今日廿日，鰻魚。」香港人名字多，白鱔即其一，大陸、台灣都有出產。（這個「鰻」多數只寫日字母—「烏納尼」（UNANI）；第二，他實驗這種水產蛇鰻如乾蟒的「魚」，當然荷蘭蒙最多。

「由今天起，我的專題是鰻的營養價值，和『助性潛力』。」他口對心立此大志，但却不明白告知教授。很快五月底年考了，她曠課多，却考了全年級二十四名一班中的第二名。」助教小林次美看說：

「如果你不請兩次事假，第一是你！」——

「謝謝你，我不要第一，也對分數不熱心。我有探幽的癖性。」這天回家，若對還在外未歸，到四點時，他正午睡，床頭電話啊了：

「睡了多久了？今早太早上學了？」果然就是若對，他含糊道：「養了兩小時半精神了，你在那裡？」——「你六點前乘司比青國電，到新宿中央線的中野來，出站右轉，正面是青年大會館，循右面的隔

二一：為什麼要到香港

「玉蘭，你替我們想得實週到！」我心經實在感激。

「開門七件事，這不能免的。」玉蘭笑着說：「你們快把東西拿上去，好好收拾一下吧。」

「我們還有一點行李在姑媽那裡呢！」我說。

「今晚叫阿勝帶你去拿。」

我和阿梅先把買來的東西帶上木屋，把它們擺放好。

「這就是我們租的房子？」子豪問。

「是啊！」阿梅點頭。

「這間房子這麼小！」子豪皺眉頭。

「我們有這個地方已很幸運了，你還嫌小呀？」我瞪兒一眼——十歲了，還不懂得世道艱難，不知天高地厚。

「媽，我們也要住木屋嗎？」子良也嚷着：「我要住高樓啊！」

「你們別吵，大人說住那裡就住那哩！」阿梅立即扳起臉孔喝住他。

阿梅在收拾碗筷等雜物，我就把火爐搬出屋後去放置，那裡搭出一塊六、七尺的簷篷，兩邊稍爲遮攔一下，就算是廚房了，而這個煮飯的地方是黃伯和我們共用的。

「連廚房也沒有，比我們在上海住的地方還不如！」子豪嘟着咀兒，在一旁嘀咕着。

「在上海，我們住的是公司的工程師宿舍，在那裡算是好地方了呀！」阿梅說。

「那麼咱們爲什麼要到香港來呢？又沒有高樓住！」子良問。

剎時，我和阿梅都啞住了。「會兒，我才說：「這你不懂，你們還小。」

不過，我咀裡雖這麼說，六歲稚童的一句話使我沉思了片刻。

我和阿梅早有點心理準備，知道初到貴境，日子會是艱難，但沒想到香港真的擠迫成這個樣子，表姑媽那裡根本不能棲身。

三〇二：監視無毫意義

待飛機平飛後不久，安東洛夫終於吃完兩份點心（一份是伊達娜的），他抹抹咀很感滿足地對伊達娜小聲說：

「太飽了，太美味了，晚飯恐怕我也吃不下了，眞的，吃不下了。」

「那你會吃虧的，」伊達娜逗笑他，「晚餐一定更豐富，但現在你又吃不下，不是太可惜了嗎？亨利大叔待我們這麼好，晚餐一定比午餐更爲豐富的！」

「那我的那份也讓給你吃好了，」安東洛夫隨口答，「這是禮尚往來。」

「你眞大方，」她笑起來，「你這麼鐵咀的，你不後悔？」

「別把我看成像小孩，」他反擊着，「一些新鮮的從未嘗過的東西，有了就想吃，也不太過份吧？況且，不吃了，豈不造成浪費？契丹人說：『暴殄天物』，老天是不會饒恕他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在這裡，很多東西你是從未見過和吃過的，那麼，你可有機會不暴殄天物了，上天一定讚賞你了，是不是？嘻嘻。」她說。

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淨說無聊話，以便打發時間，其實這也是無傷大雅的，只苦了一前一後的CIA人員，因爲他們的監視變得毫無意義，聽不到什麼有用的情況。而事實上，KGB人員也不會笨到在公共場合交談情報的，何況亨利早已警告他們。

蘇美諜影

東尼巫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笙・文　林玥・圖

三十：華山論武

翁皓道：「此刻剛交巳時，還早得很，出家人因何如此性急？」

鐵木上人怒問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敢以此態度與老衲說話！」

翁皓哈哈笑道：「翁某不是東西，你才是東西？」人聲爆出一聲大聲來，鐵木上人臉色鐵青，難以下台。

金砵法王忙勸道：「上人息怒，何必與這個無關重要的人物生閑氣？還是聽翁施主蔣上屆的比武規矩宣佈一下。」

翁仲台道：「諸位的心意翁某畧知，奈何上屆比武規定只選漢人中之高手，不包括外族；翁某亦不能代表武林宣佈更改，當請見諒。」金砵法王的意思，他明白得很，事實上多了這三個煞星，欲奪桂冠，難了許多倍，何況尚有那些不明底細的蒙古人！

金砵法王道：「上屆的事，咱們且不論，只不知翁施主個人是否也反對？」

翁仲台心中暗叫一聲：「好傢伙！翁某若反對，勢成外族高手眼中刺；若贊成又會得罪中原武林！」他一時不敢貿然回答，畧爲沉吟，道：「此事關係重大，翁某也得與敝族人商量才敢表示。」

金砵法王笑道：「敢情翁施主個人之看法，與旁人何關？」

翁仲台見他咄咄相迫，心頭有怒，反問：「此事不易答覆，因爲翁某事前全不知道諸位對中原五大高手之佳譽也有興趣！難道翁某經考慮才回答也不行？」

金砵法王忙道：「翁施主言重了，老衲絕無相迫之意，翁施主可稍作考慮再答不遲。」

翁仲台心頭更怒，奈何今日局勢對己不利，只好强將怒氣暫且按下，板着臉沉聲道：「今日選拔的是中原五大高手，諸位要的是天下高手之譽，可否另行擇日舉行？何必因一己之欲而破壞中原武林規矩？」

翁仲台見他咄咄相迫，心頭有怒，反問：「此事不易答覆，因爲翁某事前全不知道諸位對中原五大高手之佳譽也有興趣！難道翁某經考慮才回答也不行？」

金砵法王忙道：「翁施主言重了，老衲絕無相迫之意，翁施主可稍作考慮再答不遲。」

翁仲台心頭更怒，奈何今日局勢對己不利，只好强將怒氣暫且按下，板着臉沉聲道：「今日選拔的是中原五大高手，諸位要的是天下高手之譽，可否另行擇日舉行？何必因一己之欲而破壞中原武林規矩？」

（八八四）

三〇一：大可放心

文曜　歌長田

曆曜文茄茄笑，曰：「人唬係火炮，我唬得五十萬珠寶出來。」

阿七曰：「阿文，大可放心，做事只求目的，達到目的，有好多方法應付，預先計好種種可能性，對方有炮又點？」

曆曜文曰：「肯定大哥炳有炮仔，可能有兩支、三支，如果佢做賊阿爸，則一定會先下手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但佢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，阿文！定D。」

曆曜文曰：「我係好定，有七哥同班兄弟出馬，一定話，但我担心會出事而已。」

阿七曰：「阿文，一句說話，你一定要令到王彼德信你，如果佢要求你帶錢，你照帶，我思疑佢可能同大哥炳串通。」

曆曜文沉吟曰：「又係，咁又係有可能者也。」

阿七曰：「唯一出其不意之妙計，乃是令到大哥炳帶齊存貨到場交易，咁就可以有辦法對付佢。」

曆曜文曰：「聽王彼德口氣，今次會帶一百支水炮，點頂得住？」

阿七曰：「阿文，大可放心，做事只求目的，達到目的，有好多方法應付，預先計好種種可能性，對方有炮又點？」

曆曜文曰：「肯定大哥炳有炮仔，可能有兩支、三支，如果佢做賊阿爸，則一定會先下手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但佢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，阿文！定D。」

曆曜文曰：「我知，七哥，你準備點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只求辦到這一點，我唬就勝券在握。」

曆曜文曰：「係咁最好喇，七哥，是否需要配備人馬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這單嘢，你一定要當止自己孤上身，一定要帶人馬，幾多由你決定，我到你。」

曆曜文曰：「花柳培可以扯十幾廿人帮我。」

阿七曰：「好，扯得幾多就幾多，但有一個原則，一定要精兵猛將，人多未必好。」

曆曜文曰：「我會叫花柳培去扯馬。」

阿七曰：「記住，一定要令到對方帶齊珠寶至得，即使彼德要求一齊見貨家，你亦不妨應承，但這是最後一步，免得過則兌。」

二六：決留在杭州終老

李英俠說：「這不是你的錯，何況，我同樣也結過兩次婚嘛，這樣我們不就扯平了嗎？」

「如果他們不准我跟你去美國，那怎麼辦？」淑珍問。

「那我就跟你在杭州終老。反正我們的年紀都不輕的，度的只是餘年，在美國是這樣過，在台灣是這樣過，在杭州也是這樣過，而且，我覺得杭州是我的家鄉，落葉歸根，人到晚年，特別想家。與其住在外面，常常想念着杭州舊，倒不如就住在杭州，那豈不是更好！」

「你在外面生活了幾十年，我就怕你住不慣杭州！」

「回來之前，我已經作過詳細的調查、研究，共產黨經過了這三四十年的波折，已經是覺今是而昨非。看起來，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是出於一片眞誠，問題在於，過去三十年來，推行極左政策，積習太久，手下一些人一時轉不過彎來，我相信慢慢會變好的。其實，台灣還不是這個樣子，過去老頭子統治時，也比大陸好不了多少。」

第二天，李英俠就去找梁秀英，表示要留下來。梁秀英自然表示歡迎。（完）

四十年來家國

王方

三代花名

辛海

一七一五：快痛的玲遠

人虎名成就後，對好些事情特別家事，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無畏精神。月湘姐就是這樣。遠玲親眼見過她不實那自以爲了不起的祥興哥的眼，他是幹港府的交通部的付麼主任。那次，他們的部門要搞個籌歌遊藝會，同事們都曉得鍾祥興有個大紅歌星妹妹鍾月湘，便派他邀請妹妹去演唱。

祥興碰於主管上司的指派，只好找媽媽代邀請。

月湘姐一口拒絕，任媽媽把口涎都說乾了，還是搖頭說：

「奇怪，他的部門叫他邀請，竟假口媽媽，本姑娘不作興這一套！」

「月湘，你就賞臉給媽媽吧！」媽媽說。

「媽的臉，我不但賞，還要親。」說着，湘姐姐擁着媽媽，吻她臉頰一下，繼續往下道：「但我不賞那高高在上的傢伙的臉！」

「你是說要他親自向你邀請？」媽媽問。

「不知道，本姑娘最近很忙碌，剛好在籌備演唱會。」月湘一臉的懶洋洋，也微帶嬌矜。

「湘，別這樣絕情對哥哥好不好？」媽媽說。

在旁邊的遠玲知道，祥興哥和大嫂都躲在媽媽睡房裡，聆聽媽媽與月湘姐在客廳裡談話。月湘姐，是媽媽特別從九龍加多利山住家找回來的。

「絕情？」湘姐姐說：「媽，你別那麼偏心好不好？過去多少年來，誰對誰絕情？你有眼見到的。媽，你——」

「去那遊藝會唱兩首曲的時間都沒有？」媽媽簡直在懇求。

「沒有，我很忙！」

月湘高聲說畢，看了看手錶，說：

「媽，我要去紅磡體育館，看看舞台燈光和佈景了，我也要跟樂隊主管聯絡。」

「湘，你不考慮？」媽媽說。

「以後再說吧！」月湘說着走了。

遠玲覺得心裡痛快極了！月湘姐過去少年時期所蒙受的，現在已移交給遠玲。儘管她不常住在這個家，她可以這邊住住，那邊住住。

法律顧問

房先生：

所有車輛必須登記及領牌，才能在道路上行駛。一部車子通常只登記一次，用運輸署編配車輛登記（車牌）號碼，發出車牌，即給予車子在路上行駛的權利。牌照有效期分爲一年及四個月兩種。

外地車子輸入香港無須繳納關稅，但一般仍受出口（登記）規例管制。根據規例，輸入車子必須向香港海關遞交報關表，費用爲車價百分之零點零五。車子進口報關可到九龍梳士巴利道星光行三樓（三——七二三四三二五）或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海港政府大樓（五——八五二三〇四八）海關辦理。

申請登記由外地輸入車子，須前往香港美堅道二號運輸署港島牌照事務處，填妥指定表格，連同有關証件一併送交辦理。

機動車輛首次在港登記，須交首次登記稅，私家車以到岸價（包括車價、保險費及運費）的百分之七十至九十計算；電單車以百分之七十計算，其餘各類車輛則爲百分之五十。至於運港前經在外地登記的舊車，其首次登記稅將根據折舊後的車價計算。由該車在外地首次登記至運抵本港之日期，以餘額折舊率計算；柴油車每年折舊率爲百分之二十，汽油車則爲百分之二十五。

一架新車地落駛須必辦經有關手續

申請車輛首次登記，須出示下列証件：

（一）製造商或汽車商之發票及付欵收據，用以証明車價、車子如經改裝時所支付之改裝費及所有權；（二）裝貨單據，用以証明運貨、保險費及有關車輛已運抵香港；（三）原來登記文件（只適用於舊車），用以証明首次登記日期，俾可計算折舊，並証明車輛所有權；（四）申請人之香港身份証（如屬有限公司，須出具公司註冊証），用以証明申請人之身份；（五）第三時保單，用以証明該車輛登記（六）由有關國家簽發之証明書，証明車輛排出之廢氣符合多種國際標準（只適合於首次在香港登記之新車欵），用以証明車輛引擎所排出之廢氣符合標準。

等文件如非以中文或英文書寫，則須附有由有關領事館提供的正式英文譯本。

車輛只可以個人或註冊公司名義登記。個人車主須年滿十八歲。如屬私人商號，則須以東主姓名登記。若以有限公司名義登記，須指定之人士簽署聲明。

運輸署在接納一車輛登記後，便會編配車牌號碼及一份載有該車細節的登記文件給車主。車輛登記後，亦須領取牌照。車主可獲發一個行車牌照，該行車牌須展示在前面電單車及無遮風玻璃車，行車牌須展示在前面左方的當眼處。（夏知、新九〇五五五）

日常須知

只得廿八天！

每年二月份，日子特別少，是否制訂日曆者偷工減料？

通天曉先生：

現行的陽曆，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，閏年則有二十九天。請問爲什麼公曆二月份特別短？

陳守强先生：

陽曆的前身是羅馬的努馬曆，努馬曆中最後的十二月叫Februarius，這是從「死神」轉變過來的一個詞，表示洗滌罪惡的意思。當時努馬曆把這個月定爲二十八天，比任何月份都短，爲大月，每月三十一天；逢雙月爲小月，每月三十天。這樣加起來，全年就有三百六十六天。一回歸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多，相比約多了一天。因此，一定要在其中一個減去一天才行。

馬執政者儒畧，凱撒改努馬曆爲陽曆時，以努馬曆的十一月名稱Januarius作爲一月；十二月的名稱Februarius作爲二月……由於在改曆前，Februarius是一年中最短的月份，又是處決犯人的月份，儒畧、凱撒雖然把Februarius作爲二月，但他不敢觸犯人民的習慣，仍保留着原來最短的特點。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儒畧、凱撒改曆時，所定的月份和日數都很整齊，把一年分爲十二個月，逢單月爲三十天，逢雙月爲廿九天，這樣一來，二月份在平年就只有二十八天了，而在閏年時才有二十九天。所以二月份比一年中任何一個月份都要短。（金漢、新九〇四五九）

蘇圖書館收藏石書

王瑞人先生：

在蘇聯塔吉克共和國布諾休內夫村的圖書館裏，收藏着一冊重達數十公斤的「石頭書」。書是用薄石片製成的，內容是阿拉伯文的古典詩。在每一「頁」石片上都密密地刻寫着阿拉伯文字。

這部書是一個名叫阿拉木爭洛夫的老人製成的，他已年近百歲。他的時間來製「石書」，共製成四十冊。（漢榮、新九〇二五一）

第二代南越王墓數年前在穗發現

通天曉先生：

桂文冲先生：

位於廣州象崗山的南越王墓，是第二代南越王之墓。南越王成墓時，葬得很神秘。秦漢之交，原秦朝南海郡尉趙佗乘天下大亂之際，出兵吞併了周圍郡縣，在嶺南地區建立了南越國，建都在今廣州。南越王國一共傳位五世，只有五主，後被漢武帝所滅。第四、五兩主死於戰亂中，前三代王都爲自己造了陵墓。據史料記載，南越王死後出殯時多爲「疑塚」，一模一樣的蠶車分別從四門出城，人們弄不清裝有屍體的棺材葬在何處。

三國時的孫權，曾派兵數千，把廣州大小崗嶺幾乎挖了個遍，結果只找到第三代南越王的墓。以後，雖有不少人紛紛前來找尋，但都以毫無結果而告終。近世考古工作者在廣州發掘了數百座南越王國時期的墓葬，但第一、二代南越王墓仍然無影無踪。這使本來已顯得很神秘的南越王墓更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一九八三年六月，廣州象崗山建宿舍，用推土機將高四十九米的崗頂，推掉了十七米，民工們在挖地基時，意外地發現了第二座南越王墓。這座古墓深藏於象崗腹心深約二十米處，構築異常嚴密。廣州在漢代乃是邊陲之地，竟能有這歷完好的石室大墓，且保存至今，這簡直是一個奇跡！

古墓中的文物證實，這是南越王第二代的趙眛，還不是趙佗的陵墓。有證據證明趙佗死後，就葬在廣州。墓地的規模當然更大，築藏得也更隱蔽。眞不知甚麼時候才能找到第一代南越王趙佗的陵墓呢？

在古墓原址上建起的南越王墓博物館經已開放。在我國除北京定陵和陝西秦始皇陵兵馬俑以外，在一個古墓上建博物館還不多見，且大多也在郊區。而象崗山南越王墓博物館却在市區；北面緊靠中國大酒店，東面隔一條馬路便是風景優美的越秀山了。（柳生、新九〇四三）

黃山以雲海奇石見勝

古名勝蹟

蔡連橋先生：

位於安徽省南部、橫亘三百餘里的黃山，以它巍峨奇特的峰石、蒼勁多姿的青松、變幻無窮的烟雲等天然勝景，吸引着無數遊客。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說：「五嶽歸來不看山，黃山歸來不看嶽。」人稱「天下第一奇山」的黃山奇在何處？「奇在峰石；二奇在青松；三奇在雲海。

黃山的奇峰巧石千姿百態，似人，似物，似禽，似獸，形象逼眞。你看，半山寺前的「金鷄叫天門」，鷄公峰前的「天鵝孵蛋」，連花溝裡的「鸚哥石」，九龍壁上的「貓頭鷹」，白沙嶺上的「喜鵲登梅」，還有「猴子望太平」、「猪八戒吃西瓜」、「童子拜觀音」、「五老上天都」、鯽魚背上的「仙桃石」……眞是一幅立體的畫卷。

這些石頭造型的秘密在哪裡呢？仔細看，在山頂的花崗岩中，有着許多縫隙，這些縫隙，有的東西方向延伸，有的南北方向展佈，還有的呈垂直方向排列。峰頂的石頭沿着這些縫隙往往崩裂成立方體的石塊。裸露於空氣中的這些石塊，天長日久，石塊的稜角被風化磨圓，結果變成形像桃子一樣的石頭。「仙桃石」如此，那些形似「天鵝孵蛋」、「猪八戒吃西瓜」等的石頭造型，其奧秘大概也是這樣吧。

石坡之上，石柱頂端部份好像「毛筆夾」，一石柱直立部直立部份酷似「筆桿」，石柱頂端部份好像「毛筆夾」，一石鏟置於「筆桿」與「筆尖」之間，更顯得像一枝中國毛筆了。特別有趣的是「筆尖」的頂端，一棵古松生於其上，似「筆」所生之「花」，所以人稱此石峰謂「夢筆生花」，又叫「筆峰」。無獨有偶，在筆峰的對面，另有一形似筆架的石峰聳起。一邊是「毛筆」，一邊是「筆架」，眞是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

「生花妙筆」和「筆架」眞是仙人所賜嗎？

原來，在構成黃山的花岩中，呈垂直方向排列的裂縫很是發育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這些裂縫崩裂，形成了一些直立於地的石柱子，後來在風雨、陽光的雕鑿下，這些縫隙，有的很明顯，有的不太大，圓圓滑滑的，樣子像長在地裡的大甜瓜，當地人都叫它「列瓜石」或「大列瓜」。

據說戰國時期，趙燕兩國以此石爲界，有南趙北燕之說。所以，此石也傳稱「列國石」，因爲此石樣子像甜瓜，「國」和「瓜」音又相近。（柳生、新九〇四三）

河北保定有怪石挖不到根名列瓜

傳說故事

李關朝先生：

河北保定市南大街有一塊石頭，可以說是世間少見。

這塊奇石在街面一間修車鋪的墻壁下，石頭不太大，圓圓滑滑的，樣子像長在地裡的大甜瓜，當地人都叫它「列瓜石」或「大列瓜」。

傳說「大列瓜」之奇就奇在過去曾經有人想把它從地上挖走，可是挖來挖去，結果越挖越大，怎麼挖也挖不到它的「根」，人們只好就此作罷。

小小的「大列瓜」爲何根深蒂固？地質學家經過研究，探得其中的奧秘：原來小小的「列瓜石」竟是一座地下「山峰」。這個山尖，雖然人們越向下挖，它的根基就越大，自然也就挖不到「根」了。這種奇趣的地質現象在自然界實在太少見了。如果你有機會到保定一遊，看看奇石「大列瓜」以地面之「小」，見地下之「大」，一定是很有趣的。（宏達、新九〇七六五）

中國人發明雨傘

探本尋源

關澤虹小姐：

傘是擋雨或遮太陽的用具，用油紙、布、塑料等製成，中間有柄，可以張合。

追溯傘的由來，最早是我國發明。相傳，第一個發明傘的人（公輸般）的妻子。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中國婦女，看到天天天天在外作業，若遇到雨雪，常常被淋得透濕。於是她整天想，能不能發明一種「活動的房子」，整天跟隨着丈夫，一旦太陽晒或雨雪來臨，可以替丈夫遮身蔽體。經過長時間的捉摸，她把竹子劈成細條，再在細條上蒙上軟皮，中間用一根竹棍當柄，收攏如棍，張開如蓋，一個隨身可以携帶的「亭子」就這樣誕生了。這就是傘的始祖。

古時候，傘也寫作「繖」，字相通。據「傘物紀原」轉引「通俗文」曰「張帛避雨，謂之繖。」可見，除了婦班妻子用獸皮做的傘外，風行於世的傘大都用絲帛製成。紙發明以後，紙傘相繼出現。以後歷代均有改進，有紙傘、油傘、蠟式傘以及現在常用的尼龍收折傘等等，品種繁多，不勝枚舉。

一七四七年，一個到中國來旅行的英國人，帶了一把當時中國製造的油紙傘回到英國，從此，中國傘走向了世界。但是，並不能因此而認爲外國的傘是從中國傳入的。據文獻記載，早在道位英國人將中國傘帶到歐洲之前一千多年前，歐洲就已經有傘了。在歐洲，希臘人最先使用傘，大都是用來遮擋烈日，而用傘遮雨則要首推羅馬人。隨着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，國外傘的品種也是愈來愈多。國外現在設計出帶有半導體收音機的傘，行人既能遮陽蔽雨，又能欣賞樂曲。還有一種傘，有電池開關，可使傘頂發亮，避免下雨人們在匆忙中發生交通事故。（商陸、新九〇七五三）

動物世界

通天曉先生：

動物中的烏鴉、狐狸、蝸牛，在童話和寓言中褒貶不一，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蒼蠅的好話。請問，是否蒼蠅一無是處呢？

徐昌根

徐昌根先生：

長期以來人們詛咒蒼蠅，是因爲蒼蠅與細菌有不解之緣。其實蒼蠅只不過是細菌的傳播者，而不是菌源。

人帶菌會生病，蒼蠅帶菌爲甚麼還能飛來飛去呢？莫非蒼蠅是個「抗菌體」？一旦能從蒼蠅身上提煉出抗菌素來，蒼蠅不就會成了價廉物美的「藥源」嗎？這樣一來，豈不就會變蒼蠅之大害爲大利了嗎？益蟲害蟲從來是相對的。益多於害則爲益，益少於害則爲害，如此而已。今天我們把蒼蠅視爲害，無非是說明我們還沒有化害爲利的本領罷了。

蒼蠅同其他昆蟲一樣，也有一個由幼蟲到成蟲的過程。蒼蠅的幼蟲是蛆。人們還說「蛆」字，會把已吃到嘴裏的飯菜也吐出來。其實，蛆並不帶菌，即使身上有污物，也很容易洗掉。不僅如此，蛆像蝦仁一樣都是高蛋白。

說得遠一點，吃蛆是吃蛆，吃蛆的心理的改變不是靠幾篇文章所能奏效的。要到蛆場、蛆店、蛆加工發展起來以後，人們的看法才能解決問題。

但是，在人們不肯吃蛆之前，是否可以把蛆當作家畜、家禽的飼料呢？蛆能作飼料，而且能使家畜、家禽的飼料更好，也就說明了蛆的營養價值和益處。也爲蒼蠅翻案的文章就寄於寫好了開頭了。

近世還有腎方利用蒼蠅進行傾破，足見蒼蠅可爲人類利用之處很多，但這是題外之話了。（唐寧、新九〇七七九）

蒼蠅是否一無是處